

卷一百五十三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一百五十三
 內容分類 史 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17
 編號 B3510400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奉禮郎 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公廟等署

太卜 廩犧 汾祠 珍羞署

良醞署 主簿 掌醢署 太官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丞 守宮署 主簿 武庫署 馬令

丞 諸陵署 主簿 崇玄署 典廩署

正 典牧署 主簿 乘黃署 諸牧監

司直 丞 評事 監 獄丞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第 三 册
No. 400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三

兵六

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故能用示

之不能用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近而示之遠遠

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詐懼敵

陳舟臨晉而度夏陽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

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

合而不齊多設變詐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彼愴惶離亂而不集聚亂之使不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不合於利而止

示弱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鄆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夷竈成陳以當之欒書易行以誘之時欒書將中軍范變之易行謂簡易兵欽令楚貪已而不復顧二穆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新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騎魚騎君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子反

死之鄭判具與則苗賁皇之為也○漢初韓王信及

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凶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匿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

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

曰兩國相擊此宜誇衿見所長也見示今臣徒往見羸

齒老弱齒音漬謂死者之內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

十餘萬衆兵業已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材汝反械

繫敬廣武遂住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七日然後得解○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

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

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
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
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
賊遂大敗○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
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
弱日令城中曰有登陴者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
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
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
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
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
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

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
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
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
之必疾速而去擾亂失次必離故所伏我入兵齊起
急擊前後衝其兩旁○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
備匈奴以便宜署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單于爲約曰
匈奴卽入盜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矢然匈奴謂

牧爲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戰國韓魏將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有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蹶紀

又五十里走者兵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并畢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刎○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充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

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克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示緩

戰國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於闕與非趙地也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兵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闕與圍解○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廻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

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
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
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
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理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
夜不怠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
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
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
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競也今賊衆寡賊饑我飽乃爾功力不設雖
當促之欲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

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糶採此故驅之走也
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馮異恃雨故雖饑困安肯
束手當示無能爲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旣而
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雨下
晝夜攻而拔之○後魏末萬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
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
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
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
大將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
爲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
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

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
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
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
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
申令軍中使明早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
歸以告豐豐節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
其將張陽於河頭山大敗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
襲黎丘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爲
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

走○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張步

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
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
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
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
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
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
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
城中惱懼費敢收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

四十里奔進軍晝夜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其監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勒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勒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窺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

之大懼遂將衆亡歸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

勾卒勾卒五劍相著別爲左右屯者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左右勾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具越春秋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左軍

將有私卒六千人爲中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而上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

平因分其軍爲一陳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不譟潛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語左氏傳同其語小異

故附于○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

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銜度軍以木罌加罌銜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王豹○

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十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悟之而勝○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

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屯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

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

沂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都江襲追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

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道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

先零羗羗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牙援乃

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羗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

復追討之羗引精兵聚北山援陳寧向山西分遣數

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謀虜遂大潰○後

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

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十掩其

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後漢末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攻

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

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

延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
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
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
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
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馬翊而
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
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
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
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軍西河者以有二將
之軍也連車豎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

弱渡渭爲豎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
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
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公
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
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
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偃城兩面建營稍前去賊
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聲當
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五
千出戰晃擊之退者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
沔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

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
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後漢末田國
讓守馬城爲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
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
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
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
單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
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
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無
守夜遁走○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屯白河關白

土故城據河距官軍見淮形上流密於下度兵據白
土故城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
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
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
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
零翟釗于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
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汧流而上釗
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
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
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
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東晉末

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
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
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音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
取成都多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
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
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
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嘉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
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
其將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

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
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
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迴軍以
麾南城卽時潰散○宋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
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復僞出北門
廻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
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管賊衆大潰
於是奔散○西魏末岷州羗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
討之信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
危道趨綢松嶺綱直及賊不虞信兵之至覩風奔潰乘

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襲之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頌理使諒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

至澳

古闕反

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

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辭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

後魏將傅末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末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二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末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末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末曰弱兵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

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俾此足矣何暇逐之○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人耳目以

治待亂以淨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我之清淨待彼之譁此治人心者也

故大公曰事莫大於必克重莫大於玄默

示強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于桔秩之門

桔秩鄭遠郊之門也又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門也

不發効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懸門於

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言曰楚幕有烏乃止謀間也幕帳也

○春秋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麋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麋居陶反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啓備國中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蔣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

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性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春秋

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

楚師不止晉師又次于城濮楚師背鄢音鄢陵而舍險阻

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曰原田苒苒

莫枉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

功不足念公疑焉疑衆謂已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

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外河

而內晉軍七百乘鞮呼見鞮與進鞮與兩鞮音半五

五百人也在背曰鞮在背曰鞮在腹曰鞮音萬一千

之虛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伐木以益攻戰終敗楚師○春秋時晉侯伐齊齊

侯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疏陳之旆候也疏建旌旗使乘車者左實

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為人形輿曳柴而從以揚聲齊

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春秋時晉聲子

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

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

以夜軍之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析公之為也○漢景

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

勒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
戰披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鴈者也鴈
飛故使善射之廣乃遂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鴈者
也遙見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障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
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
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來到匈奴障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
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
其意故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益於是廣上

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何夜半時
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
廣乃歸其大軍○後漢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
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敢敵會日暮令軍
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遙見火多會漢兵救至
待朝將退范乃令中軍犖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
虜自此不敢向雲中○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以討
叛羗羗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卽停軍不
進而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抄旁縣詡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臧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群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進孫臧見弱吾今示強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縱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走路虜果奔因掩襲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相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距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昌鄭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

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勒軍中皆卧旗偃息不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却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叅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矣○後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

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于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騎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燧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旋皆破之○十六國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同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陽焉○十六國前涼張重華

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騎二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音治車冠白帽音反鳴鼓而行秋遙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里稍音朔龍騎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破之斬秋將杜勲及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東晉末宋武帝爲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使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彼爲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

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良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東晉末玄桓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篡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蕭齊將馮

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德浪反法宗傳暨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得連谷人寇土界數千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

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譽雖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遊進寶騎二千登樓觀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後漢初龐萌董憲反與蘇茂佼疆佼音效合兵三萬急

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

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

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于高埃高埃音高

遂圍洛陽勒將親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

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

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

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埃之勢圍守

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

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

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進取冀州自河以北席卷

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

對曰劉曜乘高嶽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會衆榮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成臯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西彌悅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先鋒大戰于西陽門勒乃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于軍